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答問

答呂子約

樊遲問知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折謂知者知鬼神之德是已知事乎此則敬敬則有事乎此矣有事乎此勿忘勿助則鬼神著矣故其洋洋如在者狀其昭著云爾於此知之有所未明體之有所未盡迫切而求的見則愈近而愈妄愈親而愈非計度想料妄而益妄所謂鬼神之德何從而可識乎其為不知孰大於是中庸論鬼神之德如



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又繼之曰體物而不可遺觀乎此恐是敬而遠之之旨敢乞指誨

遺書中有一段或問知鬼神之道然後能近能遠否曰亦未說到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迫切而求的見則愈近而愈妄愈親而愈非此數語好但更當深思孔子答子路之意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惑而信之非知也孟浪不信非知也能近能遠始謂之知敬而不能遠者則其敬也生於畏禍與福而已非所謂敬也遠而忘乎敬者則其遠也生於忘禍與福而已非所謂

遠也二者均於疑以爲有疑以爲無非的實有見乎此兩句固大綱說示人以知之事然非知鬼神之情狀則安能敬而遠之乎

敬鬼神而遠之或問伊川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先生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此是玩味經旨之法若更別生出事却失了當時意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大化一移升於天者爲魂氣落乎地者爲體魄魂魄降形質安有其理固然然闇處獨行畏心或生則疑以爲或有豈非緣於

習俗而中主不立故耶又豈非隱微之中神明集
合而自有不可揜者耶今固不敢徇於流俗而返
之於理然孟浪不信卒然撞出駭異之事安敢自
保其不爲所移乎如魂魄之影響奪胎受蔭之說
理安有之然亦當了然無疑乃爲可耳窺識彷彿
何得於已

此等事不可放過須窮究到實然無疑處不然被一
兩件礙阻著或爲異說動了未可知也

君子上交不誚下交不瀆何以謂之知幾其神乎
交際易於因循上交生於恭過其則斯爲誚下交主

於和過其則斯爲瀆能持而不失非知幾其能之乎
聖人論戒於石之義而獨以上下交之事爲言惟篤
實爲已者知其爲甚切要也

答嚴慶曾

昔聞五峯先生曰心可潛不可用然孔子有曰羣
居終日無所用心孟子有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
所用其心哉然則孔子之言非歟又心所以宰萬
物者如用之果誰用之耶

言各有攸當細味其輕重可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即心矣然又曰以仁存心

似又以心爲仁爲二物何也夫心也仁也果可爲二物歟

自非中心安仁者須以仁存心若如所言是都不假用力也

禮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渙斯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云入者自外之內之辭也心本在我何以言入

心本無鄙詐易慢而鄙詐易慢生焉猶水本清爲泥沙忽雜之也此須自體之知其自外入也

答游誠之

明道先生曰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九思思之所謂忠者無自欺也無自私也處閨門而爲孝友處鄉閭而爲謙恭交朋友而爲信義推而至於日用之細者所謂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坐如尸立如齊之類凡見於所言所爲發於其中而著之於外者無有一毫不盡此心焉所謂信者是亦此心之發時因其應事於外而名之者也處閨門所當孝友則行其孝友處鄉閭所當謙恭則行其謙恭交朋友所當信義以至出門所當如賓

承事所當如祭坐之容宜如尸立之容宜如齊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發於內而言之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爲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二先生論忠信內外大槩如此否

蓋於已爲忠形於物爲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即其盡於已者也玩程子

之辭意義蓋包涵矣

林放問禮之本伊川先生曰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注云此與形影類矣推此理則甚有事也發之於中有所見而不可見名之曰理故曰本行之於外皆得其稱粲然中理名之曰理故曰文理譬於形禮譬於影形先正則影自正不知伊川之意如此否又謂甚有事者不知謂是每一事不問巨細便自各有本末否

程子之意謂禮字上有理有文理是本文是末然本

末一貫通謂之禮也然有理而後有文曰推此理則甚有事謂天地間莫不然也

居敬而行簡不知敬存而簡自行爲復居敬而尚當行其簡

固是敬存而後簡行然亦須居敬而行其簡

明道先生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九思思之謂人之有志不能持之使常自覺其所在徃徃遇事則爲氣所使顛倒失次而不能制與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皆志不定故也使其志常定於內昭然不亂必不至遇事而失錯矣

故志不可不持持之久而熟則必須自知以心驗之未見其爲私明道謂只這箇也是私其意如何才涉人爲便是私有箇持字便是人爲然學者須從此用工由誠之進於誠煞有節次

或問伊川先生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九思思之若能敬則能擇義而行伊川謂知敬而不知集義爲都無事不曉其旨又集義所生義生於心不知如何集

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

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得心體
周流哉集訓積事事物物莫不有義而著乎人心正
要一事一件上集

明道先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
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先生曰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恕也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夫授萬物
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
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短長各得其欲
可謂恕矣九思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一元之
氣運行無息所謂天行健者也以其行健無息故

能生生萬物而各稟此善意故曰恕其在人體之
則曰乾乾誠意無毫髮間斷則發見於外斯能以
已推之以心之所本既善則應人接物皆如其心
可謂恕矣觀明道謂草木蕃於伊川言各正性命
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
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爲大授
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爲命
不必須是授之萬物始謂之命故又謂春生冬藏
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爲忠恐此亦只是恕蓋已
發者也九思所言忠恕與天命大意是否及所疑

侯先生之言併乞詳教

明道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爲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乎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以此意玩味則見伊川之言尤有功處侯師聖所說忠字恐未爲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於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孟子稱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或問伊川曰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兀思謂

性之在人可以言不動心者性之已發已行安有無出入今人對境則心馳焉是出矣不必言邪惡之事只大凡遇一事而此心逐之便是出及定而返其舍是入矣兼孟子固已明言其出入爲心矣而伊川謂心無出入不知逐日之門有出入者是果何物又有一處謂有人爲性主於身爲心謂在人爲性則不可言出入既曰主於身爲心凡能主之則在內不能主之則外馳是亦出入之意不知心之於性相去如何思慮之於心相去又如何心本無出入言心體本如此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

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未可以語言盡之耳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伊川先生曰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舜既見象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短長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救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注脚又謂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

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既曰並行而不相悖則是雖遇變與災自當盡其在我以為消變弭災之道變之消不消災之弭不弭則不可必然聖人隨事有以處之不歸之於命與數而不問者是謂並行而不相悖不知注脚何以再言此得非謂以命與人事為二致歟

若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是命與人事為二致豈足以明聖人之心哉當深惟聖人性命合一處

答俞秀才

脩辭立其誠脩辭所以立其誠意非徒修飾爲也
若脩飾則祇不誠矣平居亦當察此而聖人獨言
於九三者蓋當危疑之地處人情之變辭危則易
允辭遜則易枉亦難乎有言矣於是焉而能修之
則誠立矣

脩辭乃是體當自家誠意深味曾子之所謂出辭氣
者則可知矣於九三言之者大抵謂君子之學如是
故能盡乎處上下之道也不必云於是焉而能修之
則誠立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蒙童之心純一而未發可與爲

善可與爲不善在所以發其蒙者何如耳自此養
之以正則易進於德及其至處則聖人也
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可謂善矣若夫爲不善
則是爲物誘而欲動非蒙之可與爲不善也動則失
其正矣

蒙山下出泉蒙程先生曰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
所之此意最深水由地中行行其性也遇險而止
而行之性則未始止也若積盈則行矣故曰盈科
而後進在人蒙昧之時而天命流通之理未始止
也若果決其行涵養其明德而至於盛乃養蒙之

聖功也

蒙之義只謂泉始出而遇險未有所之如人蒙釋未有所適貴於果行育德克而達之也育德之義尤當深體

蒙之初六利用刑人人之昏蒙不教而誅之可乎蓋人之不善始發而絕之則易為力待其已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曰童牛之牯元吉

此爻且詳玩伊川之說

韓愈所謂上中下三品者乃孟子所謂才也才雖不同而所以為性則一孟子論性善固極本窮源

之論至謂非天之降才爾殊豈才果不殊耶抑所謂才者乃所謂性也才是資稟性是所以然性固行乎才之中要不可指才便謂之性然孟子所以謂之不殊者何也

孟子之論才與退之上中下三品之說不同退之所分三品只是據氣稟而言耳孟子論才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蓋善者性也人之可以為善者才也此字不殊

死生是氣之聚散鬼神是氣之精者耳萬物所以自形自色者即鬼神所見之迹也程先生謂往而

不返謂之鬼則知方來不測謂之神鬼神之道即
太極往來之實也即是觀之滿虛空中無非鬼神
之妙用而人之所以齊明盛服以臨祭祀者蓋亦
集自家精神其義固可體矣天下之理有則是有
無則是無死生命也鬼神者託於幽者也然周公
作書以告鬼神欲代武王之死世豈有是理耶無
是理而周公乃行之亦必有道矣幸先生詳教之
鬼神之義須更研究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渾全
一箇誠意至誠可以回造化有是理也若夫金縢冊
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如元孫不若旦多材多意者
藝不能事鬼神之類

金縢之事則有之而冊祝之辭則不傳矣

九卦損德之修益德之裕復德之本履德之基井
德之地恒德之固學者用工之實歟

九卦有次序履德之基為先步步踏實地也

答胡季隨

遺書云有人胸中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
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此正交戰
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不知如何
而持其志方其欲持志之時而二者猶交戰於胸
中則柰何

持志者主一之謂若曰欲持志之時二者猶交戰於胸中是不能主一也志不立也

又云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嘗深思之謂誠然也而或云初不可如此分一言之善則天理矣一言之惡則人欲矣切恐其言太快政如日月之運行寒暑之推移恐當進之以漸也

所謂義理與客氣看消息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者謂一日之間察其所發孰多孰少爾天理只是天理人欲只是人欲都無夾雜念慮毫釐之間霄壤分焉此昔人所以戰兢不敢少弛也

又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大然行之亦須量力夫以學者力量較之聖人霄壤異矣若不一向自期以遠大而欲量力而行之恐或至於卑近而心之所期與身之所履分爲兩段矣恐當先立學聖人之心日可見之行皆須爲聖人之事然後內外貫通耳

所謂行之亦須量力者恐學者貪高慕遠躡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大抵學者當以聖人爲準的而自邇自卑循序不舍斯有進益耳

又云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又云事
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孟子曰
人之性善皆天理也既非本惡則人欲矣恐非天
理中物天理中恐亦著惡字不得
事物之始無有不善然二氣之運不齊故事物之在
天下亦不容無善惡之異謂之惡者非本惡因其不
齊而流為惡耳然亦在天理中也所貴乎人者以其
能保其性之善不自流於惡為一物耳

又云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
養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於今下工夫之時不痛

自警策而遽栽培涵泳不知何所栽培涵泳恐或
近於放倒也

敬守此心栽培涵泳正是下工夫處若近於放倒則何
栽培涵泳之有

又答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蓋是積累工夫到處非謂
只勇猛便能如此如釋氏一聞一超之說也

如云尚何事之循又何必待於自邇自卑而後有進
此等語意全不是學者氣象切宜戒之所謂循序者
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

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序而進今欲闕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前日謂一氣之運不齊故事在天下不容無善惡之異云者論氣故不容無善惡之異且須將程子遺書詳攷精思未可易而言也

人人同秉彝若不栽培涵泳如何會有得古人教人自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之類皆是栽培涵泳之類若不下工坐待有得而後存養是枵腹不食而求飽也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題跋

題李光論馮澥劄子

臣伏見臣僚上言推尊王安石爲名世之學乞榜朝堂欲以傾動海內流播天下鼓惑衆心事係安危義難循默臣已具論列繳奏外臣訪聞爲此說者乃諫議大夫馮澥誠腐儒不達世務浸淫王氏之說深入骨髓平居議論以安石爲孔孟之流元符末上書獨入正等力詆鄒浩以爲哲廟遂臣不當復用懷姦造謗老而無識止緣崇寧曾有滉

鄴棄地之謀爲蔡京所遂因得虛名考其素節無可稱道究其學問誠爲頗邪臣觀王安石在熙寧元豐間神宗皇帝大有爲之日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司馬光爭論神考之前因邇英閣進讀至蕭何曹叅事光曰叅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考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神宗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是言之祖

宗之法不可改也獨安石專任已能排却衆論當時大臣如韓琦富弼諫官御史如范鎮呂誨范純仁之流信所謂名世大賢盡遭斥逐或什以去而任用呂惠卿舒亶李定皆一時傾邪小人不畏天下之公論不恤百姓之愁苦不顧宗社之安危馴至蔡京蔡卞合爲死黨操述作之說禁錮天下忠賢掃除祖宗法度五十年間言路有防川之蔽海內多敢怒之民愁痛無聊至此極矣伏自陛下即位以來破拘攣之說掃末習之蔽躬履素朴持循典故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當天意者士大

夫思稅駕之地百姓望息肩之期王氏之學尚復
忍聞之乎澣職在論思獻納之地不能以道義裨
贊聖聰迺以安石爲大賢託中道以濟其偏說假
公論以遂其私情懷姦不忠熒惑主聽伏望 陛
下察其回邪洞照讒慝特賜 睿斷罷澣諫職斥
使居外儻臣所論未合 聖慮臣亦不敢復冒言
路亦乞重行黜責以爲妄言之戒冒犯 天威臣
不勝惶懼激切之至取進止六月日朝奉郎守侍
御史臣李光劄子

御批

祖宗之法子孫當守之如金石蔡京首唱紹述變亂
舊章至於今日可作一詔付吳玠

臣玠創見靖康翰墨拊膺痛哭不知涕泪之橫流
也竊惟國家自王安石壞祖宗法度以行其私意
姦凶相承馴兆大釁至靖康初元國勢盖岌岌矣
而馮澣輩猶敢封殖邪說庇護死黨如此傳曰爲
國家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
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正誤國之罪推原安
石所謂芟其本根者紹興詔書有曰荆舒禍本可
不懲乎大哉王言也乾道三年秋八月戊戌臣玠

拜首謹書

題趙鼎家

光堯御筆

比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列章惇蔡卞詆誣
章仁聖烈太后欲追廢為庶人誰無母慈何忍至此
賴哲宗皇帝聖明灼見不從所請向使其言施用豈
不蔑太母九年保佑之功累泰陵終身仁孝之德自
朕纂服是用疚心昭雪黨人刊正國史維崇寧之後
迷國猥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竊位之時而諉
慝未彰將何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可令

三省取索議藁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早來朕所
喻卿章惇蔡卞事此二人罪惡貫盈湏是盡追官爵
子孫親戚並不得與在內差遣若如此施行甚不過
當卿更看如何

覽卿奏只欲罷黜子孫不及親戚卿仁恕過人朕甚
嘉之然利害極大若留親戚在朝但恐紛紛不已為
善類患前日卿嘗留身奏陳曲折恐當絕其本根勿
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卿可熟思勿復後悔早來章僅
除外任指揮未得施行

臣栻伏觀

聖詔所云蓋撥亂反正之宏綱天下古今之公理
足以貽訓無窮敢頓首以志卷末軌道八年三月
己巳朔具位臣張栻謹書

題 太上皇帝賜陳規手敕

臣伏覩 太上皇帝賜順昌守臣陳規手敕下拜感
歎蓋自紹興以來艱勤積累至是時虜勢已屈我師
既捷聲搖京輔而朝廷講解之議已成矣臣在省中
太常適上規事臣以為彰善癉惡有國之典規官雖
未應謚功則當謚正以是役為重也仰惟昭回之章
所以待遇臣下與夫風厲振作之意誠足以詔萬世

云

跋恭陵祭溫公文藁 蘇軾玉堂藁

嗚呼此恭陵祭司馬丞相之辭也歲未及暮綱紀略
定用賢之有益於國也如此蓋此未暮歲之間非特
足以開元祐一時之治而所以培植邦本祁天永命
者至矣嗚呼盛哉後八十有六年具位張栻謹書

跋中庸集解

右石齋子重所編集解兩卷某刻於桂林郡學觀子
重之編此書嘗從吾友朱熹元晦講定分章去取皆
有條次元晦且嘗為之序矣桂林學官舊亦刻中庸

解而其間雜亂以他懼其反誤學者於是漫去舊版而更刻此書竊惟中庸一篇聖賢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已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柰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於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効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學者於此亦知所用其力哉有以用其力則於是書反復紬繹將日新而無窮不然譬諸枵腹而觀他人之食之美也亦奚以益哉

通書後跋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於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某刻於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為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

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
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
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
識矣軋道庚寅閏月謹題

跋遺書

二先生遺書近歲既刊於建寧又刊於曲江於嚴陵
今又刊於長沙長沙取後刊故是正爲尤密始先生
緒言傳於世學者每恨不克睹其備私相傳寫人自
爲本及是書之出稟輯之精亦庶幾盡矣此誠學者
之至幸然而傳之之廣得之之易則又懼夫有玩習

之患或以備聞見或以資談論或以助文辭或以立
標榜則亦反趨於薄矣先生所以望於後人之意爲
逾甚矣學者得是書要當以篤信爲本謂聖賢之道
由是可以學而至味而求之存而體之涵泳敦篤斯
須勿舍以終其身而後已足則先生所望於後人之
意也敢敬書之附於卷之末

跋西銘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
作懼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
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

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蘇書以示學生潘友端

跋西銘示宋伯潛

人惟拘於形氣私勝而迷其所自生故西銘之作推明理之本一公天下而無物之不體然所謂分之殊者蓋森然具陳而不可亂此仁義之道所以立人之極也學者深潛力體而後知所以事天事親者其持循之要莫越於敬而已乾道八年七月己卯敬書以遺宋剛仲伯潛父

跋三家昏喪祭禮

右文正司馬公橫渠張先生伊川程先生昏喪祭禮合爲五卷竊惟道莫重乎人倫教莫先乎禮禮行則彝倫敘而人道立先王本天理因人心而爲之節文其大體固根乎性命之際而至於毫釐曲折之間莫不各有精義存焉當是時人由於其中涵泳服習敦龐淳固蓋有不期而然者自先王之制日以缺壞情文之不稱本末之失序節乖而日踈甚至於雜以異端之說淪胥而入於夷風俗之所以不厚人才之所以不振職是故歟夫冠昏喪祭人事之始終也冠禮

之廢久矣未能遽復也今姑即昏喪祭三者而論之
幸而有如三家之說其可不盡心乎三公之所定雖
有異同然至其推本先王之意罷黜異端之說則
未嘗不同也司馬氏蓋已著書若橫渠伊川二先生
雖嘗草定而未具然所與門人講論及復其所發明
深矣抑嘗謂禮之興廢學士大夫之責也有能即是
書探攷而深思深思而力行宗族相觀朋友相輔安
知風俗之美不由是而作興乎妄意可助聖時善俗
之一端於是刻於桂林郡之學宮云淳熙三年六月
甲戌朔旦

跋符君記上蔡語錄

符君生於遠方及游京師乃能從上蔡謝先生問學
得先生一語隨即記錄今傳於家者九十有七章若
符君者亦可謂有志於學矣予謂當表而出之以為
遠方學者摸楷故附志於兵部侍郎胡公銘詩之後
使來者當有攷焉

跋希顏錄

某已卯之歲嘗哀集顏子言行為希顏錄上下篇今
十有四年矣回視舊編去取倫次多所未善而往往
為朋友所傳寫於是復加考究定著為一卷又附錄

一卷蓋顏子之事獨載於論語易中庸孟子之書其間顏子之所自言與夫見於問答者抑鮮矣持聖人之所稱及曾子孟子之所推述者其詳蓋可以究知也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盡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顏子顏子之所以學乎孔子與學者之所當從事乎顏子者深切著明而無隱於來世者矣故今所錄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生之論以及於濂溪橫渠與夫二先生門人高第

之說列爲一卷又采家語所載顏子之言有近是者與夫揚子雲法言之可取者并史之所紀者存之於後蓋亦曰學者之所當知而已既已繕寫則撫而嘆曰嗟乎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第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非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

者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為準的
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
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墻是
錄之所爲作也乾道九年八月九日謹書

題周真所編鬼神說後

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
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
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
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躰魄
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

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嘗問
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
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
熾行講張爲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懼
昏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
亦徃徃習熟崇尚而不以爲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
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
妄而不可察夫理之真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
爲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
僞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莫非私利之

流亂德害教孰此爲甚故本朝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盖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爲衆說所咻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爲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守也不然辯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內一理之蔽則爲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爲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爲異說所溺矣湘鄉周爽考鬼神

之說凡夫子之所嘗言見於易禮傳魯論者悉集之又取近世程子張子之書上及於濂溪周子下及於兩家門人凡語涉於此者合爲一編以與朋友講求其故某嘉其志因書于後

跋杼山書少陵歌行帖

杼山風流蕭散如晉宋間名人其書法亦然覽之者猶可想見從容談笑時也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題跋

西漢蒙求跋

柳宗直輯西漢文類其凡司馬序其首有曰搜討
裂擗接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世謂宗直是書固
足以傳遠抑有賴於司馬之文有以發之也東平侯
參明取班史故事及雅訓語協而比之他日過予求
為之序予謂侯君為是書亦勤矣予烏能發之君家
老周任其責可也雖然有求於予固將以求益也試
言讀史之法可乎讀史之法要當考其興壞治亂之



故與夫一時人才立朝行已之得失必有權度則不差也欲權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經乎盍進於斯而以餘事誦其言語文字之工莞然一笑可乎因書於後

跋孫子

右唐中書舍人杜牧所注孫子三卷牧在當時號爲知兵者親見藩鎮相煽爲盜不可制國威日削發憤感激留意兵法可以教於後世者無若武之書於是章分句析而爲之說其言皆有所據依推之事實而可以行若牧者誠有志當世者哉蓋君子於天下之

事無所不當究况於兵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爲無窮非素考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若武之書蓋講乎法度紀律其於機謀權變之用詳矣按西漢藝文志武所著兵法凡八十二篇圖九卷牧亦謂武書凡數十萬言曹氏削其繁剩筆其精粹爲十三篇是則今所存者特操所刪定耳牧初雖本操所注然所自發明者蓋十之九予得其書於集註中而

樂其說因次第繕寫牧本書悉存操說今不復具獨
其間有涉於牧解釋辨正者則亦因而併出之嗟乎
夷虜盜據神州有年於茲國家讎耻未雪聖上宵衣
旰食未嘗忘北顧凡在臣子所當仰體至意思所以
効忠圖稱者然則於是書又其可以忽而不講哉予
故刻而傳之願與同志者共焉此亦牧當時之意也

跋許右丞許吏部奏議

觀二許公先後立朝當事會之際皆力言和議之非
嗚呼善哉自虜入中國專以和之一字誤我大機非
惟利害甚明實乃義理先失義理之所在乃國家之

元氣謀國者不可以不知也

跋戊午讜議

自古爲國必有大綱復讎之義今日之大綱也要不
當論其利害之所存獨念夫君臣父子之義不明則
戴天履地不能一朝處也則知性與之俱立若飢之
必食渴之必飲弗可改也已雖然復讎之義固其大
綱而施爲舉措之間貴乎曲盡脩德任賢立政又復
讎之大綱也不此之爲而徒曰吾讎之復有是理哉
故某嘗論今日之事正名爲先而務實爲本蓋名實
一事若夫爲人臣而不思大義之所存甘心於事讎

而不以為耻其為罪固不可勝言而或借復讎之說
名不正而實不務欺當時而貽後患者亦正論之根
莠也可不察哉軋道庚寅始得吾友魏元履所編謹
議三嘆之餘附書於末

跋温公黼座銘藁

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
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已莫要於任賢虛已則壅
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
通泰治所繇興也先正温國公反復開陳於治亂之
際可謂深切讀其遺藁使人流涕嗟乎公愛君之心

萬世不可泯也

題司馬文正公薦士編

右司馬文正公薦士編起至和之元盡熙寧十年凡
百有六奏其間多公所親錄而其外題曰舉賢才亦
公隸筆也某來宜春公之元孫邁出以相示翻閱終
日起敬起慕惟公薦士報國惻怛篤至之心後世觀
此編者亦可以想見萬一矣

題文正公條畫泚邊弓箭手藁後

右文正公條畫約束泚邊弓箭手事蓋公在并州佐
龐穎時公所具藁也其察微慮遠固本防患之意具

備觀諸此非獨可以窺公制事之權度抑可得爲國御邊之良法矣

跋濂溪先生帖

右濂溪周先生二帖某來桂林邇先生之鄉因鄉之士何士先來訪屬以攷尋先生舊蹟已而胡良輔持此二帖及家譜石刻來良輔寔先生姻族也按石刻先生皇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葬道州營道縣榮樂鄉鍾樂里又載濂溪隱居在石塘橋西先生之兄諱礪其子仲章即第二帖所寄者是也濂溪在其鄉古有是名先生晚築廬山下有溪

焉因亦以名之蓋示樂其所自生不忘其本之意良輔云鄉之父老相傳能道先生此意也某不佞竊誦習先生之言行蚤歲獲拜遺像今又得心畫而藏之慕仰涵泳不勝拳拳敬書於左方

跋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志銘

右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志銘先生克己之嚴徙義之勇任道之勁讀斯文者亦可以想其餘風於辭氣間矣先生之於言無所苟也則府君之行事足以取信於來今不疑矣府君之出劉拯景仁以此刻相示蓋澗上陳公之書字畫森嚴寔歐陽率更書溫

公碑法是亦可寶云

題曾大父豫公思亭記後

皇祐四年朝論以黎人不寧擇可爲雷州者有言曾大父豫公久佐西邊熟兵事亟命往守自四明以數百兵轉海比至寇盜屏息乃以閒暇時延見長老諸生授條教始雷之俗未知禮遜長子之子常爲長易數世之後至叔父反拜猶子公諭以長幼之序親踈之宜悉革其舊又爲之增治城壘行田積水爲久遠計雷人愛敬之召還監都進奏院年踰六十即以殿中丞致其事自號希白先生今家集目中有脩城及

西湖思亭三記皆爲雷時所作而獨思亭之文存後百有十五年公之曾孫某敬書以授知雷州廬陵戴君且屬爲訪舊刻存否或可以補海康故事之闕也

題先忠獻公清音堂詩後

先公書此詩去易箒繞兩旬先是一日游清音堂步上山頂下煮泉亭瀹茗命道士鼓琴復步下石磴略無倦意笑顧某曰爾輩喜吾強健不知吾大命且不遠矣次年重九日泣血追記

跋貴溪簿廳記

貴溪簿舍之不禁可以見人情之不遠彼雖放而爲

盜然其心終有不可盡殄者為政者推乎此亦可以知馴足彌暴之方矣陸君之為入所謂安靜之吏悃悃無華者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跋呂東萊與許吏部詩

許吏部以直道不容於時宰而其典州持使者節所至慄慄然推其學道愛人之心惟恐不及東萊寄詩孟公護漕廣右時也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露濕百川貫河來砥柱乃中立誦詠斯言尚可相味公平生也

跋趙不遜壽昌堂記

不遜請以所遷官封其母上方篤孝愛以錫天下登

聞賜可是足為人子之榮矣雖然考諸聖賢之訓所以顯揚其親者蓋抑有其道惟反求於身而勉焉斯有以稱明詔寵光獎厲之意矣不遜既摘取訓詞之語以名堂其季下遂出堂之記示其敬書于後

跋字文中允傳

故曲水令字文中允吾鄉之前輩先生也熙寧間伊川先生之尊父大中公守漢州以禮致公典郡之學今兩書具載伊川集中謂公不以榮利屈志道義為鄉里重非特今人之難古人所難則其人不問可知矣又况司馬文正公與范文忠公相與稱道紀述皆

足以垂信於方來哉元祐脩裕陵實錄時嘗爲公立傳頗采文正所稱著於篇末至紹聖章惇蔡卞得志改易舊史乃謂公於法不當立傳元祐諸人獨以司馬丞相故私公小人不知春秋賢而得書之義顧反用私意誣公論類如此紹興初天子命大臣更正史事盡黜姦臣之說於是公復得立傳是非久而自定此天也今吾邑綿竹附郭之南有所謂止止亭者公所歸隱之地也清泉老木固亦無恙而公之風烈後生知所師慕者鮮矣嗟夫君子之仕本以行道也非欲貴求富也昔之人道不得行則不敢以居其官若

公豈忘世而素隱者哉身爲縣令以字民爲職而扼於勢不得其職引而去之義當然耳觀公之去猶以胷中所欲言者爲書獻之天子則公之心非忘世而素隱抑可見矣古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公而得時與位則其於古大臣之事豈不可望庶幾能之邪世衰道微仁者徂於習俗憧憧然以欲貴求富爲心而君臣之義益以不明如公之風烈要當表而出之庶幾來者有所感動興起夫豈小補耶其家將刻元祐紹興所立兩傳併以諸公之文附列於後求其爲書念不敢辭而不知其爲僭越也

跋陳分寧傳

爲史者受天子之土與民不幸遭變故守死其職亦理之所當然也然方世之衰彝倫蕩覆節義頽廢於是而有能特立其間不爲之變者其可貴豈特景星鳳凰比哉表而出之以風厲臣子實爲國家之先務也建炎中北虜所蹂踐及於江右牧守之臣望風逃避甚至率民迎拜者相屬也獨分寧宰陳公以區區一邑抗義不屈斬虜使期與民守死卒全其境使一時不至有秦無人之嘆其有補於世教抑多矣淳熙四年公之子義守靖州以始末傳記文字寄桂林某

讀之慨然謹附志於左

題蔣邕州墓志銘後

予來桂林首訪其耆舊之賢則聞蔣邕州之名且曰邕州非獨行義推於鄉閭邕州之政近世所難得也而予不及見其人矣已而士大夫有自邕來者皆曰邕之人至今思公不忘而溪洞之豪來受事於幕府者問前牧之善政亦莫不以公爲首且恣嗟嘆息至其州之民言之則又眷焉有思慕之色予於是嘆夫蔣公之賢去邕且十年而使人稱之一辭至於強者服弱者懷此豈偶然也哉及究其所爲則初未嘗爲

姑息小惠其御夷落先示以信號令簡而賞罰明持
身嚴正表戢邊吏毋得少侵牟之至於治民雖細事
必躬親不以入吏手務爲安靜不擾之政而其梗悍
爲善良害者則必懲無貸其所以久而不忘者蓋如
此予嘗怪今之爲吏其號爲能者則或以察爲明以
刻爲公以不卹爲能任而其號爲賢者則又或以姑
息爲惠以縱弛爲寬以被稜爲善處故其能適以買
怨貽毒擻害邦本而其賢反以流弊基惠及於後日
嗟乎此豈真所謂賢能也哉若公之賢則庶幾矣然
自中興以來爲邕者不下數十人而其民之不忘不

過二三人而止公又近而尤見稱者則夫公理之在
人心詎可沒哉公之葬予亡友張安國嘗爲之志辭
甚美獨恨述守邕事未詳故予追書之以授其子礪

跋鄭威愍事

鄭威愍公守同州城陷死之可謂得其死矣讀公書
辭胃中所處蓋已素定嗟夫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
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
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然則觀公之爲豈不凜然
可貴哉先公使川陝時得公死時事爲詳某侍旁蓋
敬聞之矣乾道己丑公之孫忱德復以始末見示輒

歎息而書之

跋范文正公帖

先公舊藏文正范公與朱校理手帖墨刻一卷某以示汝上劉君子駒一見咨歎不忍去手即摹本寘之篋笥且屬某志其後某竊惟文正公平生事業光明偉特如此及觀此帖味其辭意而有以知公處事之周密玩其書畫而有以見公日用之謹嚴此豈非其事業淵源所自耶晚生何足以形容萬一然嘗反復於此而復有感焉公蓋生二歲而孤隨其母育於長山朱氏既第始歸姓范氏今所與書者即其朱姓時

從予行也公雖以義還本宗而待朱氏備極恩意既貴則用南郊恩贈朱氏父以及其諸子之喪皆爲之收葬歲時奉祀則別爲饗朱氏以公廕爲官者三人此載在遺事世所知也詳觀是帖其親愛惇篤之意發於自然蓋與待其本族何異其於天理人情可謂得其厚矣只此一事表而出之聞其風者蓋可使鄙夫寬薄夫敦也誠盛德哉淳熙元年六月既望張某謹題

跋文正公帖

文正范公德業之盛借使字畫不工猶當寶藏况清

勁有法度如此哉至於溫然仁義之言使人誦嘆之不足也

跋文正公帖

右文正范公帖某得之文定胡公之家以刻於桂林郡齋某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某於文正公見之矣觀此鯁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扶世教垂後法非德或者其能然乎故敬志之以詔來世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題跋

跋歐陽文忠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帖

文忠公喜誦梅公此詩且屢書之抑亦有所感嘆而然耶

跋吳晦叔所藏伊川先生上蔡龜山帖

乾道癸巳歲八月之七日某伏閱是軸喟然而嘆曰嗟乎學者不克躬見先生之儀刑既朝夕誦味其遺言以求其志攷其行事以究其用又幸而得其字畫而藏之蓋將以想慕其誠敬之所存而亡有極也豈

與尋常絨藏書帖者比哉夫聞其風猶使人若是况於如上蔡龜山親炙之而稱高弟者乎併與二公之書而寶焉抑可見師友淵源之盛矣

跋王介甫帖

後一帖大理少卿許遵守京口時王丞相與之書遵刻之石始遵在登州論阿云獄事丞相為從臣力主之自後殺人至十惡亦許案問自首減死長惡惠姦甚逆天理今此帖乃謂遵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由其議法求所以生之之故蓋丞相眩於釋氏報應之說故以長惡惠姦為陰德議國法而懷私利有所為則

望其報其心術之所安蓋莫掩於此予故表而出之

跋王介甫帖

金陵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間乃有晉宋間人用筆佳處但與人書帖例多忽忽草草此數紙及予所藏者皆然丞相平生何有許忙迫時邪

跋王介甫帖

予喜藏金陵王丞相字畫辛卯歲過雪川有持此軸來售而得之丞相於天下事多鑿以已意顧於字畫獨能行其所無事如此此又其晚年所書尤覺精到予所藏他帖皆不及也

跋東坡帖

坡公與銀堂舍人帖殆是行新法時勸其因入對盡所欲言且曰人臣事君惟有竭盡庶幾萬一恐未當以前例爲戒讀斯言凜凜有生氣士大夫希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苟雖有言而懷不自盡皆徇情惜已非爲臣之義也讀斯言亦可以興起矣

跋東坡帖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藏玩而况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群賢彙征及論役法與已意小

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貶黃州無一毫挫折意此在他人已爲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大史家藏公舊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

跋蔡端明帖

蔡端明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齊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跋司馬忠潔公帖

右司馬忠潔公帖惟公仗節仗義不辱其先某頃在儀曹嘗上公節惠應謚法今獲見翰墨慨然想其平生所謂臨風涕零之語其憂傷之意夫豈私於身哉

跋張侍郎

右侍郎張公政和間與成正賈公手帖所論陝西鐵錢事使人嘆息蓋自熙豐用事大臣更變法度其後祖述之者益以近利為急一時觀望蠶起毛舉至於無法之不變而無法之不壞陝西錢事亦其一也小人大抵喜更作務生事其意欲乘時射利而已寧為國家生民計耶是以歎息

跋陳了翁帖

了翁忠義剛大之氣高出一世及觀此帖處事精密不忽於細微益知前輩工夫非苟然也淳熙乙未歲未盡三日賀州別駕李宗甫見寄

跋了翁責沈

責沈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之所作也公壯歲未聞前輩先覺之名迄終身以為歛至引葉公之事自責葉公實沈諸梁故名其文曰責沈龜山楊先生嘗為之跋既足以發明公之盛德矣反復而讀之又以見公進學之心尤嚴於既老之際徙義之勇不忽於

卑者之言其虛中克已皆可以爲後世師法建康留
守劉公得真蹟而刻之以墨本來寄某謂斯文之傳
誠有補於世教獨恐遠方之士艱於得見乃復刻於
桂林學宮云劉公名珙淳熙四年六月戊子廣漢張
某謹志

跋李恭發帖

李公以八十之年流落鯨波萬里之外而翰墨辭氣
凜凜如此誠一時偉人也某雖不及識公展玩此軸
亦足想見其平生耳

跋了翁與丞相隴西公書

丞相隴西公宣和元年六月論都城水事自左史謫
官沙縣此諫議陳公所寄書也丞相精忠大節森然
如星斗之在天而事業實權輿於此諫議於丞相爲
夫人行今觀書辭所以相與蓋甚篤至前輩憂時之
念深故於人才拳拳如此歛衽三復敬嘆何窮惟是
某嘗竊怪諫議平生於君父大義跬步不舍其與異
教淪棄三綱者不翅霄壤之異矣顧乃區區樂講於
其說獨何歟恨生晚不及親見公質所疑也

書相公親翰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甲申孟秋朔先公次餘干暑甚憇趙氏養正堂
每閑暇親翰墨多寫經書要言置繡囊中累十百
緡先公易篲於仲秋不肖孤哀苦謹藏遺澤不
忍發讀越二年前進士太原陳伯雄來相弔於滄
水之上自以嘗在江淮辱先公誨言欲求字畫而
歸為子孫藏予慟哭開篋取此緡授之嗚呼學聖
人必學顏子則有準的顏氏之所以為有準的何
也以其復也復則見天地之心成位乎中而人道
立矣然而欲進於此柰何其惟格物以至之而克

已以終之乎嗚呼此先公之所以教某者今併以
告陳子丙戌十月甲戌某謹書

跋尚憲帖

尚公之所以告其知己不可謂切矣受人之知者不
當爾耶公之沒也久矣讀其書辭猶覺生意凜然義
理之不可泯也

跋孫忠愍帖

孫公此數帖其處死蓋已素定事預則立豈不信乎
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貞其說流遁蠹
壞士心波蕩風靡中間變故伏節死義之臣鮮聞焉

論篤者知其有所自來也觀公訓教諸子從事經史大抵以實用爲貴以涉虛爲戒其不受變於俗學可知卒有以自立宜也鄂州史君千里寓書敬題卷末

跋尹和靖遺墨

和靖先生所居之齋多以片緋書格言至論實於窓壁間今徃徃藏於其家如此所刻是也反復玩繹遐想其感發之趣深存體之工至而淡冷之味爲無窮也嗟乎學者於此亦可得師矣

書贈吳教授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

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臬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

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
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
緩急之不同耳吾友臨川吳仲權志於古道將以敬
名其所居之齋而日勉焉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蓋
朋友相與警勸之義也

題長沙開福寺

長沙開福蘭若故為馬氏避暑之地所謂會春園者
今荒郊中時得塼甃皆為鸞鳳之形而竒石林立二
百年來供城中官府及人家亭館之玩何可數計而
蔽於榛莽卧於泥池者尚多有之當時不知載致其

所用民之力又何可量哉馬氏父子乘時盜據一方
竭澤聚斂以自封而又以資其侈靡之用旋踵而衰
兄弟相讎敵魚肉惟恐不及亦其理與勢宜然今湘
岸有淫祠江中有誓洲及其交兵詛誓之所小家自
為蠻觸祇足以發千載之一映寺之西袞襖亭下臨
湖光舉目平遠自為此邦登覽勝處不足用馬氏為
汙也

跋祖慶所藏其師宗杲法語

觀慶之請以父母為言而其師特為拈出嗟乎是非
秉彙之所存而不可以已者邪

今祖慶刻石蔣山
父母作生死字

